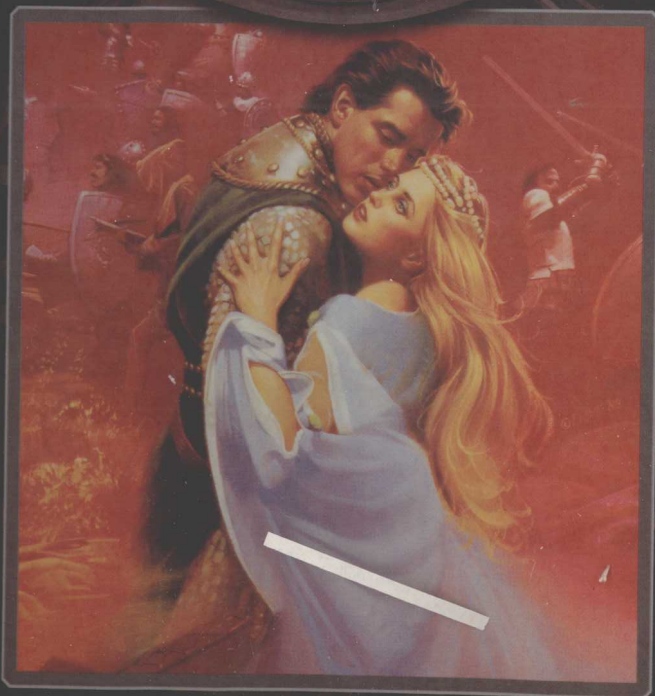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野史

(第十二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花花国王法罗克	(3675)
末代国王的生活	(3703)
独裁者韵事	(3725)
施虐狂希特勒	(3748)
庇隆的三位夫人	(3783)
暴戾的艾迪·阿明	(3805)
蒙哥马利的荒唐建议	(3821)
张学良的两位夫人	(3822)

政 坛 内 幕

啤酒馆政变	(3827)
九月兵变	(3847)
联合军官团政变	(3866)
二次未遂的政变	(3884)
冲锋队血案	(3903)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内幕	(3909)
暗杀希特勒	(3913)
布托之死	(3923)
流亡总统	(3936)
政坛菩萨	(3961)

SHI JIE YE SHI 世界野史

- 日本天皇的阴谋 (3972)
张作霖被炸揭秘 (3987)

花花国王法罗克

埃及国王法罗克是个失败的独裁者，其声名之狼藉无与伦比。他和法西斯纳粹结为盟友，是十恶不赦的战争贩子；他贪暴残忍、荒淫无度，是一人恣意挥霍的赌徒、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和花花公子。如果世间有七恶，那么他能创出第八种来。

1936年，法罗克爬上埃及统治者的宝座，那年他16岁。当时的埃及尚处于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之下，国王的权力名存实亡。年轻的法罗克不甘依附大不列颠的羽翼，他不仅想成为埃及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还野心勃勃地想成为阿拉伯霸主，统治整个穆斯林世界。为此，他在1941年公然宣称他盼望德国法西斯进入埃及本土将英国人驱逐出去，这一盼望并没有成为现实。1952年，贾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阿沃·萨达特发动军事政变，不费吹之力把法罗克赶下了台。

实际上在法罗克被废黜之前，他从来就没有好好利用过他的权力——只是把它们用之于他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奇思怪想中。比如他曾签署法令禁止所有臣民们不得拥有红色的车辆，而他却命令自己的百余辆皇家车一律漆成火红色。

1938年，18岁的法罗克与17岁的沙菲奈兹·祖菲卡成

婚。当时法罗克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一直生活在母亲纳兹利皇后的溺爱和呵护之中。纳兹利生性风流，从不忘给自己找快活。她先是和儿子法罗克的家庭老师、探险家和著名学者艾哈默德·穆哈穆德·哈沙纳因有染，既而又爱上了年轻的外交官芮爱得·夏利并最终把她女儿即法罗克最小的妹妹许给了他。

乍作新郎，法罗克心中还充溢着好奇和浪漫。他把新娘的名字改作“法瑞达”，意思是“忠贞如一”。然而事与愿违，“法瑞达”枉费法罗克的苦心和希望，不仅没能“忠贞如一”，还给法罗克戴上一顶顶的绿帽子。

妻子的不忠深深刺伤了法罗克。他开始报复，先是勾搭上了弟媳范泰玛·图森文，并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能给他生儿子，他就娶她。法罗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寻花问柳成了家常便饭，对于各式各样的女人都有胃口，其狂热不亚于收藏邮票和古董。他的宠臣安乐尼奥·普利是为他四处搜寻美色的得力干将。欧洲各地唱诗班的白璧无瑕的少女，埃及民间淳朴羞涩的美貌姑娘，都难逃过安东尼奥鹰一般的双眼。

21岁时，法罗克物色到与他同岁的犹太女子艾琳·格温娜·亚历山大，是个棉花商的女儿，会说6种语言，爱好各种体育运动，窈窕而健美。她一心想成为电影明星，但遭到母亲的反对。她母亲认为电影演员是下九流的职业，和妓女没什么两样。女孩子家抛头露面地做什么戏子！嫁人生子才是首要天职。

长期的淫乱生活终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法罗克 23 岁那年，有一天，他同一个荡妇尽情地享乐了一夜，第二天，他一整天卧床不起，当他恢复体力再度找人做爱时，他发现自己的“小家伙”再也挺不起来了。印度神油、金枪不倒丸以及埃及法老祖传的秘方他一一试遍，结果非但阳痿没有治好，药物的过量和不科学使用反而使他周身紫红、青筋暴起，之后眼睛蓝光闪烁、口舌生疮，最终还是于事无补，小家伙全无表情，软而不举。法罗克知道自己的生殖器就此废物一个了。但是就是死，也不能把这一消息外泄。法罗克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使出浑身解数在一切可以显示男子的勇气和性能力的场合中，夸张地表现自己。他宁可让别人骂他性欲狂、乱伦者或性变态者，也不愿意看到一点点可怜和同情的目光，或听到哪怕是不经意的叹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像一个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向自己部下及他们的新娘或女儿，无耻地要求初夜权。他甚至当众信誓旦旦地宣布，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去见安拉之前，同 5 000 名妇女做爱——当然说完这话后，第一个被吓得退了半步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比谁都清楚，跃马横枪、笑傲女性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每天早晨，他会小心地送给法瑞达一件贵重礼物，但是这根本补偿不了法瑞达整夜独守空闺、抱枕而眠的凄苦之情。他什么也给不了她了，无论她如何撩拨、挑逗，他总无动于衷。

一些德高望重、医术高明的性方面专业医师成为法罗克的常客，不久法罗克自己也成为激发性欲的行家。法老

时代的性刺激药水被调入当时最先进的性药中,成为法罗克的主治药方。另外,他把安非他命药片、咖啡因片和犀牛角捣碎搅均后,加入蜂蜜;鸽肉和芒果汁也成为治疗阳痿的偏方。法罗克每天十分有规律地用药,医生告诉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除了药物的内治,在医生建议下,一些感官刺激也成为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项目。每天早上,周身刺满各种妖冶图案的女仆裸体在法罗克面前曼舞;专门侍侯王室成员的高级侍女负责每天给法罗克周身按摩,而后她们又会极有耐心地摩擦他的阴茎,试图让它有所表现。

与此同时,魅力女性依旧源源不断地被安排去侍候法罗克。对于那些不愿顺从的女子们,法罗克就会采用明抢豪夺的办法。这些主动上钩的和被动就范的女子作为法罗克的小妾分别居住在郊外的5处王室别墅中。她们组成了法罗克的庞大的后宫队伍。但是已婚女性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她们的丈夫不肯把自己的女人供给法罗克一人享用,这给绑架不从者的行为带来巨大麻烦,但法罗克有自己的办法,他一本正经地找出她们丈夫的毛病和劣迹,然后郑重其事地下令按律严惩。这样,灰头土脸的丈夫们会乖乖交出配偶,她们别无选择地被抛上法罗克的床。

在强硬的母亲干预和坚持下,迷人的艾琳·格温娜最后嫁给了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洛斯·纳杰尔,后者受过系统的英国教育,时年29岁。

不幸的是,纳杰尔所受的畸形的英国教育把他变成了一个受虐狂。洞房花烛夜,纳杰尔拿出自己的使馆随员专

用提箱,拿出一把手杖和一双高跟鞋。艾琳莫名其妙地看着丈夫的奇怪行为,他教她如何如何做——艾琳惊恐万状地后退着,打开门跑出旅馆。纳杰尔最后在一堆乱板房附近找到她,艾琳像丢了魂的小姑娘一样哆哆嗦嗦地猫腰躲藏。纳杰尔像抓小鸡似的把艾琳抓回旅馆,然后逼着她用手杖抽打他,艾琳咬着牙、紧闭双眼一下下抽着,血点四溅后,他又命令她用高跟鞋踢他,已是遍体鳞伤的丈夫被踢得血肉模糊,纳杰尔规定,只有把鞋跟踢掉,活动方能告一段落。一番折腾下来,纳杰尔说“结束”。

“每个人都是这么接受磨练的。”他告诉“打手”新娘说,“以后每天按此做三次。”

这种性变态的自虐待狂使艾琳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病倒了,头发一绺绺脱落,最后完全秃顶,她彻底崩溃了。4年后,她提出离婚。法罗克闻此欣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终于得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纳杰尔的接班人。

1941年,战争阴云笼罩非洲,埃及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必争之地。亲德的法罗克国王欣喜万分,他的非洲霸主梦随着德军的节节获胜而拉开了序幕。在一次为筹集战争军费的慈善舞会上,法罗克与艾琳邂逅。同是两个朋友的某男士精心地安排了这次幽会,虽然他深知两人近年的婚姻生活各有悲凉,但他还是把刚刚摆脱变态前夫的艾琳无情地抛给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昏君法罗克。艾琳对昏君充满谎言和神话色彩的乱性生活亦早有耳闻,她像躲避瘟疫似的

避开他的纠缠。

“要知道，我比任何人都痛恨和鄙视亲德分子。”她毫不客气地怒斥这条“德国狗”。

但是厚颜无耻的法罗克没有理会这些，他慢慢地、极有耐心地与艾琳套近乎。最后，当艾琳走到一张赌桌前时，他终于想出了接近她的办法。在他授意下，艾琳突然发现自己已是赌桌上惟一的赢家。正当她莫名其妙之际，她感到一双贪婪的眼睛正透过人群斜刺里盯视着自己开胸很低的颈部，她感到极不舒服，欲离席而去。这时候，殷勤的侍者们在法罗克的眼神指挥下，麻利地搬来了一把镀金的便椅，法罗克亲手接过椅子，礼貌地暗示艾琳坐下来参与赌局，而后他又极绅士地搬来一把小椅子，放到艾琳旁边，一边吆喝着尽快发牌，一边很自然地坐到艾琳身边。

法罗克龇牙咧嘴地指挥艾琳打牌，一边低声哀求她陪自己去进行一场月光浴。艾琳勃然变色，一把推开动作已明显出格的法罗克离席而去。法罗克一只手还不自然地抬着，却故作微笑地看着众人，这时一直在两人身旁的英国驻埃及大使米尔斯·兰勃逊急忙离席追上艾琳，挡住她的去路。当时英国尚是埃及的宗主国，而且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尚在英军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明知法罗克国王的新纳粹倾向，但是未到最后关头，他们不敢冒险与埃及国王撕破脸皮。因此任何场合下都让这个昏君高兴则显得尤为重要。

“夫人，您必须答应他的请求，陪他回王宫去游泳，”兰

勃逊说，“您没有选择。”

艾琳知道自己正在拒绝谁——一个暴君，况且她恨的只是德国人，最后她理智地同意了，但是没有兴奋，动作也拖拖拉拉，好乘坐法罗克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回家取泳装。在蒙特阿斯长长的海滨沙滩，她脱去泳装外套，一头扎进温热的海水中；岸上，一身戎装的法罗克国王正端坐在沙滩上，手拿一枝茉莉花，一边优雅地嗅着，一边出神地望着水中的艾琳。艾琳尽情地游了一番后，起身去清水淋浴室换衣服。她故意把拖鞋丢在海滩下，扔给紧随其后的哈巴狗似的国王。换完泳装后，罗尔斯轿车又把艾琳送回家。

第二天早上10点，他给艾琳打电话，要求去见她。她说自己不喜欢大胡子男人而拒绝了他。事实上，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当时法罗克为了讨好好战的穆斯林兄弟，他故意蓄起胡子。在狡诈的德国人的鼓动下，穆斯林世界一致反对英军，试图将他们赶出埃及。

艾琳是犹太人这一点丝毫没有引起法罗克的不快，相反他认为这正是她的迷人可爱之处。事实上，法罗克的父亲福德曾有一个名叫苏丝夫人的犹太情妇，他们保持了20年亲密无间的性爱关系，甚至苏丝夫人一手操办了福德的第一次婚姻，她颇有眼光地为他选中了他的堂妹赛维卡公主。公主在埃及是最富有的女人。两人的成婚不仅使福德得以终日沉溺于赌桌旁，更大的赢家却是苏丝夫人，她从公主那里套出大批金钱周济她的犹太朋友们。后来，又是在

苏丝夫人的全力斡旋之下,福德被英国人推上了国王的宝座。尽管严格地说,福德充其量不过是埃及王室的旁支,但英国人为了控制运河和埃及本土,他们需要一个拥有犹太情妇的亲英傀儡。苏丝夫人最后在一支优美的华尔兹舞曲中安详地死在福德怀中,福德国王再也没有找任何情妇,他的余生是在无限追思和缅怀之中度过的。

经历了法罗克和兰勃逊几个月的反复纠缠,艾琳使用完所有借口和托辞后,迫于压力她应邀赴法罗克之约。那天她穿了一件黑色紧身衣,各种关键部位被纽扣或丝带“封锁”得水泄不通,她自信法罗克不会从她身上占到任何便宜。

那晚的盛宴是国宾级的,10道经过精心调制的美味盘点在觥筹交错中熠熠生辉。临海的风光,温文尔雅的法国侍者,以及豪华的高级卧房,一切装饰都是她喜欢的风格。艾琳不久感到法罗克肯定是派了间谍人员去详细地调查了她的起居习惯和饮食嗜好,否则不可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甚至一些细枝末节的细微之处都仿造得惟妙惟肖,真是用心良苦。她也逐渐感觉出法罗克孩子式的性格,她开始对控制住法罗克充满信心。

午夜12点30分,微醉的艾琳被豪华轿车送回住所。10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恳请来拜谒她。此后2个月中,这种活动周而复始地进行。但是实质性的问题并未发生。

一个周末,他邀请她去他的艾伯第耶宫。她知道该发生的事终于来了。当她到达后,果然王宫侍者脱下她全部

的外衣让她进入国王寝宫。艾琳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索性不用邀请便上了他的床。两个人躺倒后,艾琳说自己是否可以脱光了睡,因为穿睡衣太热了。国王说如果她不愿意他是不会强迫她干那事的。法罗克的话着实打动了艾琳,她先脱掉了自己的睡衣,又帮着法罗克脱掉了他的睡衣,法罗克抑制不住强压的欲火,俯身过来疯狂地吻着艾琳的面颊,他说了一声晚安,随手关掉台灯,两个赤条条的躯体便消失在一片朦胧的月色之中。

第二天两人又出现在王宫游泳池中,仍是一丝不挂,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自从艾琳那噩梦般的婚姻结束后,她真正享受了解脱后的快感,这一切是法罗克给她的,她开始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明智选择。

法罗克赌咒发誓说自己最爱的人是她。这期间范泰玛·图森文刚刚为法罗克生下一个女孩儿,艾琳问他与范泰玛关系如何。法罗克一脸疲惫地说自己已送给她一条项链,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看望她。艾琳在庆幸的同时,心底也燃起一丝悲凉,自己的下场会不会是这样呢?

法罗克开始带艾琳出入公共场所,她成为他的官方情妇和合法伙伴。艾琳的要求法罗克百依百顺,只有一点,他不能容忍艾琳的亲英倾向。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少有的固执和不快。

随着肉体接受的频繁发生,法罗克彻底陷入了艾琳的温柔乡中,她为他剪掉了大胡子。作为回报,他请求她皈依伊斯兰教,并送给她一部饰有精美宝石的《古兰经》,他告诫

她要用心学习它。此后，大街小巷上那些疯狂的伊斯兰教民开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拜神运动，他们四处奔走相告，宣称法罗克国王为他们带来了一位“永生的艾琳”。一时之间，艾琳成为仅仅没有名号的名副其实的埃及王后，她似乎看到天国中的克里奥帕特拉正向她挥手微笑。整个埃及都陶醉在这位无冕王后的神奇魅力之中，无论她走到哪里，鲜花、美酒和只有神才配有的礼遇纷沓而至，不绝于耳。但是只有一个人——她的母亲——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愤怒之中，她把女儿彻底赶出家门，发誓永无再不见她。

艾琳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艾伯第耶宫中度过的，这里拥有500个房间。法罗克把全部个人时光全交给了艾琳，两人耳鬓厮磨，酷似初恋情人。法瑞达和法罗克的其他妻妾们被冷落在各自的闺阁之中，她们只有眼睁睁看着那个犹太宠儿终日与法罗克厮混在一起。

当法罗克和艾琳沉浸在性爱的无比快乐之中时，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悬崖边上，广大的伊斯兰狂热分子走上街头，要求同德国结盟的呼声震耳欲聋。亲英的埃及首相被迫下台。驻埃及的英国大使兰勃逊不得不物色新的人选来接替首相一职。为了打消法罗克的亲德幻想，兰勃逊派出坦克部队包围了艾伯第耶宫，王宫的所有出口均控制在英军手中，兰勃逊还下令英军拆毁法罗克与外界联系的所有通讯设备。一段雕刻精美的金质楼梯也被拆除——防止法罗克下楼逃跑。兰勃逊派人送去两份文件，要求法罗克要么在退位诏书上签字，要么在兰勃逊推荐的

新首相的任命书上签字。他没有第三种选择。

1943年,随着德国威胁的不复存在,法罗克对艾琳的热情也随之退潮,两人的关系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如胶似漆了。有一次,艾琳陪同法罗克去开罗以南的王家狩猎场打猎,同行人员中还有汉弗莱·巴克爾——艾琳认为他是“英王的私生子”——以及汉弗莱的迷人的女伴巴巴拉·斯科特顿。一天晚上,艾琳发现汉弗莱正满脸忧伤地独自喝着闷酒,法罗克和巴巴拉已有3个多小时没有露面了。于是她蹑手蹑脚地上楼来到法罗克的卧房外,一阵阵微喘、呻吟和浪叫徐徐传进她的耳鼓。她强压怒火,耐心地在门口等着。最后,屋内传出了高潮临界点的大呼小叫声,几分钟后,赤条条的法罗克下床开门——想换换空气。艾琳二话没说,迎着扑面而来的豆粉夹杂着咸鱼味径直闯入房间,巴巴拉像一滩烂泥扭曲地俯卧在法罗克那种特制的大床上。

“怎么样,滋味一事实上不错吧!希望我的床对你来说还算舒服。”艾琳一边冷笑地说着,一边伸出如刀片般的手指扑向巴巴拉,未待春意正浓的巴巴拉反应过来,她的后臀部上已留下5条深深的血槽,屋内再度传出杀猪般的嚎叫。楼下独自饮酒的汉弗莱微微一怔,随即似有所悟。他纹丝未动,把酒瓶中最后一点酒倒在酒杯中,一场脖一饮而尽,随后起身走出大厅。室外淫雨霏霏,雷声阵阵。

第二天早晨,法罗克、艾琳和巴巴拉共进早餐。当第二道羊角面包被端上来后,艾琳劈手抢下巴巴拉手中的面包,冷冷地说:“骚货,你的胃口居然不错,是不是昨晚太累了。

太遗憾了，你恐怕没时间再吃早餐了，你必须马上给我滚回开罗。”

艾琳喊来仆人，让他们把巴巴拉的衣物和箱子一古脑塞进汽车，命令巴巴拉上车快走。

“她这是干什么呢？”待惊慌失措的巴巴拉逃走后，法罗克愤愤地抱怨说：“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女人，太不成体统。”

那天余下的时间里，艾琳一句话也不跟法罗克说。回到开罗后，她径直去了朋友家住。为了让她回心转意，法罗克不得不屈尊来找她发誓要立她为后，并让她怀孕生子，如果是儿子的话，他说，“他就是继承人。”

但是艾琳决定不原谅他，事实上很早她就想摆脱法罗克，这个昏君反倒自己送上门来，给了她一个好借口。不久，艾琳勾搭上英国军官帕斯瓦尔·鲍雷，他们以一种旋风式的速度进入角色，两人出双入对，享尽床上之欢。可怜的傀儡国王像一条受伤的丧家犬唯唯诺诺地跟在这对年轻恋人的屁股后——他不敢冒犯他的英国主子。每次艾琳和帕斯瓦尔出入舞会或其他社交场所，他把自己的礼帽或手杖放到桌子旁，让他们知道自己来过，并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6周后，艾琳与帕斯瓦尔以一种旋风速度走进结婚礼堂，作为条件之一，艾琳获得了英国国籍。艾琳十分清楚，只要手中只有一个埃及护照，她就永远也别想离开这个国家。

艾琳最后决定离开埃及去英国。临行之前，法罗克的贴身助手安东尼奥·普利来见她。他说他来是为了告诉她，

她是法罗克国王终生惟一爱过的女性。现在她要离他而去，国王终日茶不思、饭不想，可能不久于人世。他说国王已到了不理朝政、病卧于床的程度。

艾琳起了恻隐之心，出于情分她最后去看了他一次。已经病人膏肓的国王乞求她留下来。当得到拒绝的回答后，他转而原形毕露，暴跳如雷。他说如果她离开埃及就别指望再回来；他还威胁说他已着手计划发动一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战争——“千百条犹太人的小命就操持在你手中。”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会由此变成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我会因思念而望眼欲穿，你就这么狠心地离去，让我淹没在那些臭名昭著的娼妓们的包围之中，让我在赌博桌前了此一生吧。”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他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艾琳完成了礼节性的道别后，义无反顾地去了英国，她先是住在丈夫的姑姑家——萨顿宫。后来这里卖给了石油大王丁·保罗·葛底。艾琳与鲍雷离婚后，她嫁给了一个马西的百万富翁。

尽管艾琳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抓到巴巴拉和法罗克奸情的人，但事实上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早有源流。巴巴拉第一次见到法罗克国王时，后者刚满16岁。那时巴巴拉正随叔父达德雷去印度，他们在埃及作短暂停留时，巴巴拉与法罗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作为一名外国军官的机要秘书重返埃及。居留开罗期间，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那些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中，因为在